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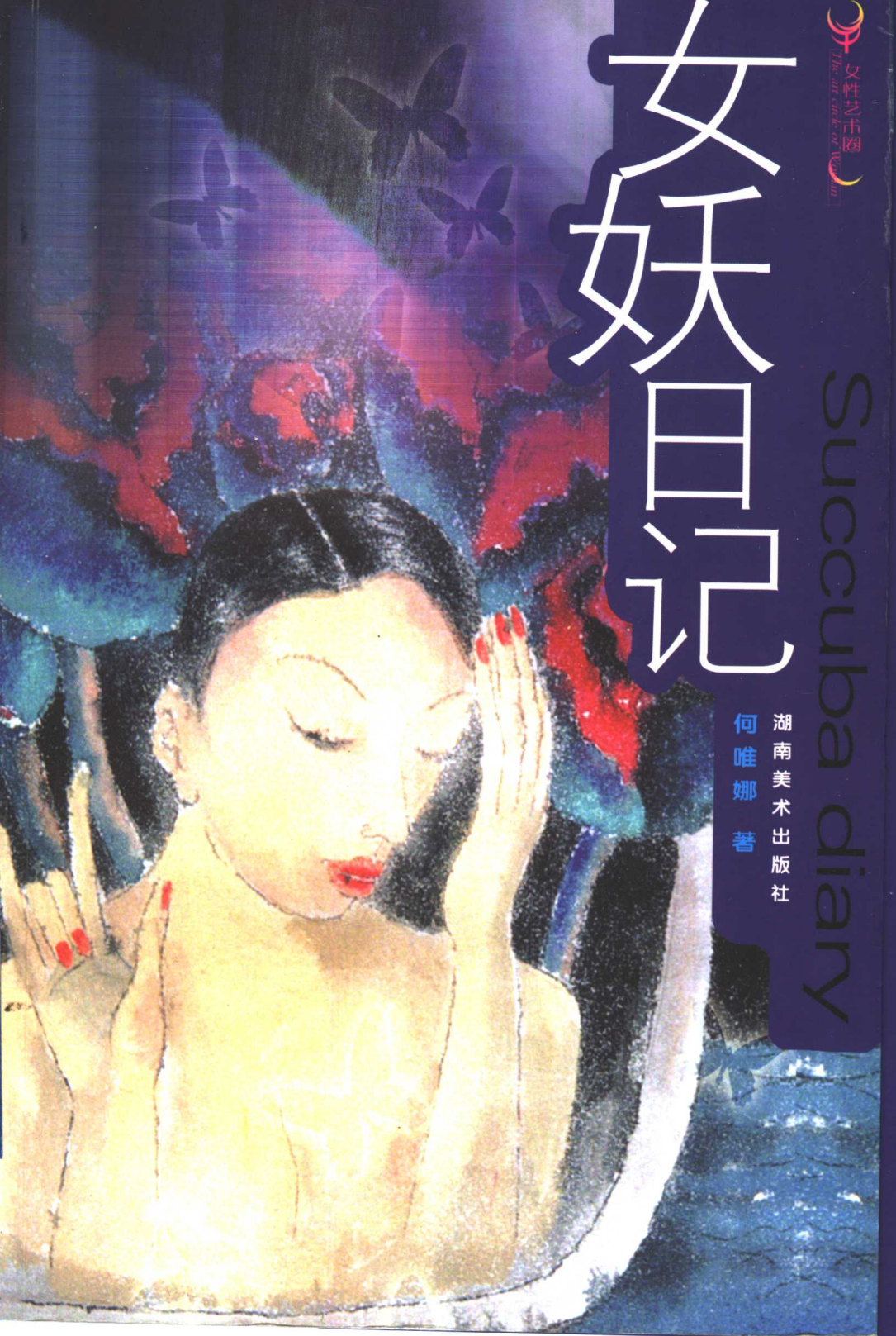
文艺中国
The art circle of China

女妖日记

Succuba diary

湖南美术出版社

何唯娜 著



何唯娜 著

女妖日记

Succuba diary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妖日记/何唯娜著.--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3
I. 女... II. 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0740号

女妖日记·女性艺术圈

主编:邹建平 叶梦

作者:何唯娜

责任编辑:李小山,彭英

出版发行: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市雨花路区火焰开发区4片)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广东省珠海市日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7.6875

字数:8万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ISBN7-5356-1986-X/J.1847

定价:29.5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0731-4787105, 邮编:410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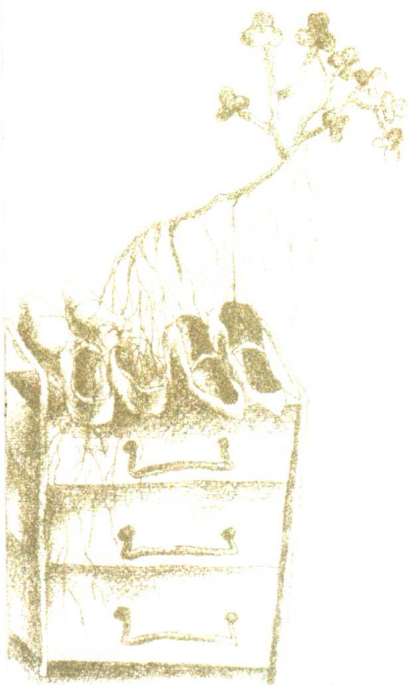
网址:<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 1 陷入或者逃离
王跃文
- 4 灵异之花
叶梦
- 8 感性的何仙姑
邹建平
- 14 浴室
- 22 老年公寓
- 32 户口
- 36 画室·卧室
- 56 游泳
- 66 嗅
- 74 诱饵



88	碎片
98	老何
108	黑宝在哭泣
118	陶然亭公园的雪
123	清明
128	“吃”字了得
129	罗汉竹
149	三个小保姆
169	妇科
176	诗人小小
197	疯狂花匠
205	海燕
215	人妖
223	威威发屋
235	一只避孕套
240	后记

陷入或者逃离

王跃文



女妖不只是美人。美人之于普通女人，犹如光之于灯，焰之于火，宝色之于珠贝金玉。美人回身转步如柳翻花笑，一声一气如莺啼燕语。不歌而歌在其里，不舞而舞在其中。女妖则于美人之外，更是一种蛊。蛊是毒，专门诱惑人的，有进攻性，带一些灵异神秘之气，让你不由自主，不能自拔，心迷神乱，失魂落魄。所以一遇女妖，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心甘情愿地陷入，要么赶快逃离。

可是你已经逃不了啦。因为虽则妖身未近，却早放出一股如花妖气，遮天罩地，把你牢牢攫住。被女妖攫住是幸福的。读遍古往今来的狐禅野史，好像还没有谁被女妖魅住不是欲仙欲死，欲辩忘言，日醉神迷，了不知南北。

何唯娜的画就有这样的妖气。她好像只画女人与花。她画中的女人都像妖，没有脚，没有根，不是漂浮在空中，就是漂浮在浴缸里。她们都有睁得大大的眼睛，长长的鼻子，丰满肉感的身体，粉嘟嘟香喷喷。很危险但不可怕，世俗而可亲。何唯娜的画让你觉得温暖，温馨，温柔，让你只想买上一束鲜花快点回家。何唯娜的妖气是植根于人间的，虽然令人魅惑，有毒，但很浅，很舒服享受。

何唯娜画的花就像她画的女人，或者说她画的女人就像她画的花。那是些暖乎乎的生命，闻得到香喷喷的气息，花叶大而厚，散发出一种慵懶的情色之气。大多数时候，她笔下的女人总和花朵在一起，画面满满的，挤着，旁边还有像豹子一样的猫，或是憨憨的猪，还有像乳房一样的水果，软绵绵的花瓶。它们都很相像，连笼罩着它们的光线都是软乎乎地流到它们一起去了。

我奇怪何以这样一位妖气十足的女画家，写出的文字却这般平实质朴，简直褪尽了妖气，尽管她给自己的文集（或



者应叫画集）取名叫《女妖日记》。她的日记其实是琐忆，琐记，零珠碎玉的，也有一点小意思，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女孩的成长。她父爱足足的童年，充满幻想的少女期，漂流而芜杂的青春，曾经的女友、邻居，住过的房子，请过的保姆，等等，显得有些鸡零狗碎，却尽是一些女人该想的事。小小的烦恼，险恶、无奈、感伤，却也朴素真实，字里行间透出对人世的理解和宽容，是一个平和女子善良温暖的心。如同她的画，她的文字也是这般散漫流动，自由自在，不玄奥，不晦涩。她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并不刻意去表现什么玄奥，哪怕连感悟都没有，好像无所用心，但多少能触及到生命的本真。

大抵妖和魔都是人间的一种想像，一种欲即还离的渴望，是人对平俗生活厌倦之后的逃离和反叛。可人毕竟要生活在世上，即便是妖，也只是人间的妖。

灵异之花

叶梦



何唯娜天生就是一个画家。她坐在明代样式的大靠椅上，手握着一管笔，眯着眼睛在她的阔大的画室里忙着画她的画。

她把头发扎成一束，又很随意地绾在后脑勺上，有点像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她的青春的气息和生命的芬芳在她的笔下流淌着。

我喜欢何唯娜的画。不论山水还是人物。何唯娜的画有一种特别的灵气。那种灵气就像她的身体散发出来的青春的芳香，充斥在她的画面上散发在她周遭的空气中。

何唯娜以她的女人的智慧作画。她的画有一股难以掩饰的灵气氤氲在画面上。不管她画的是热气腾腾的浴室还是雾气迷蒙的女人体，或者是莲蓬头、仙人掌、蛇妖、青蛙和一些别的什么，我依稀感到何唯娜的画和她的心很契合。她的画往往表达的是她在某个阶段特有的情绪。这种情绪不好用语言表达，或者说是暧昧的也是不能够言说的。这样的時候，何唯娜就会把这样的情绪画出来。何唯娜的画是一种典型的女性话语的表达。

何唯娜的画是开在主观世界的奇异的花朵，有一层梦的

颜色。

我喜欢何唯娜的画是因为何唯娜的画表现了我想像中的世界。那个世界很多时候是一个梦境。例如她的新作《都市新娘》，就是这样一种氛围。我的主观世界在现实的世界里找不到相应的场景，然而，心中的意象往往就在何唯娜的画里不期而遇。何唯娜的画使我的想像得以栖落在一片纸上。我读何唯娜的画时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何唯娜不是那种故作状态的画家。她不比有的男画家，常常为了证明自己的作品有深度，就说自己是多么的“文化”。

何唯娜画画就像一个女人在玩女红的劳作，又好像女人在逛街，她的状态极为轻松。何唯娜身为一个女人，没有功利的心。那些“文以载道”或者“画以载道”的观念难以渗透到她的心里。她画起画来就有了自由。

我今年初读到何唯娜的一组散文随笔，我不禁拍案叫绝。何唯娜的文字让我有点激动。一个不以写作为生的女画家，正因为她和文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才会有如此清新的感觉。

我从何唯娜的《黑宝》中认识了一只不太体面的狗：

“黑宝长成了一只美丽的大黑狗，可它是孤独的。也许是它从小就和人在一起，早已丧失了狗性。它只学会了怎样讨好人而失去了和狗打交道的本领。并且胆子小得出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向家里奔去。它怕鸡，怕鸭。这些小动物黑宝从来都没见过，可鸡呀，鸭呀，见着黑宝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也怕，于是相互见面都会落荒而逃。这是真正的鸡飞狗跳。它的地盘仅限于楼下的几个可怜的小花坛，还是我拿着棍棒石块赶走了勇于向花坛伸出爪牙的狗帮成员开发出来的。黑宝不失时机地赶快去撒

了几泡屎,才把花坛的地位巩固了下来。狗帮成员悠闲地在围墙边转悠,不时用眼角瞟着这个浑身散发着香波味儿,打着牛肝饱嗝,走起路来屁股扭一扭的小资情调的家伙,不屑一顾的样子。黑宝望它们的眼神则有些发呆,流露出的一丝羡慕转瞬即逝。

.....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黑宝怀孕了,肚子变得很大。邻居跑来告诉我,有一天清晨,他看到黑宝和一只同样乌黑的公狗在乱搞一气。这就对了,冤有头债有主,黑宝可是处女狗呢!我倒要看看是谁强奸了黑宝.....”

何唯娜的文字是个性的、率性的、活跳的、口语的。尽管她写的都是一个居家画画的女性画家的生存的常态,尽管她笔下的题材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是,不管他写的是他们家的狗“黑宝”还是他们家养的植物罗汉竹和仙人掌,何唯娜都会写得那么入木三分,那么机智生动。她的文字好是因为她的表达是直指心灵的。

特别是写她在泰国遭遇人妖的奇特的心理感觉和对于人妖的观察的深入,也是有别于其他作家的。

“当我一进入酒吧,立刻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一个个妖媚得过分的女子即刻映入眼帘,似乎进了妖精洞。听说人妖喜欢男人,可等我一坐定,马上就有一个漂亮人妖缠上了我。她拉着我的手要我给她买饮料,还把她的头靠在我肩上。这时我的心态也有些错位了,我不知道我该扮演男人还是女人的角色。众所周知,人妖都是男人变的,可我身旁坐的这位女子,身材苗条,白晰的瓜子脸上有动人的丹凤眼,身子软绵绵的,她的纤手冰凉,酥胸微露,讲话细声细气,分明是个东方美女!难道女人就不可以怜香惜玉吗?我满足了她的要求,为她买了橙汁。人妖显得很兴奋,拉着我的手就往她的胸脯上摸,摸就摸呗,

谁怕谁呀！”

正是她的毫不掩饰毫不矫情表达，才显示了一个女性艺术家的不同于男性艺术家的禀赋。

写得极为精彩也使我久久难忘的是《陶然亭公园》的雪，首先，她把大雪天早晨陶然亭公园里的气氛和环境渲染得很足，“一种声音贴着雪面飘了过来，极为悠远绵长，时隐时现。定神一听，是一个女子在唱京戏。那声音异常地动人，有些不太真实的感觉。……

声音越来越近，它划破了空气，在雪地上凿下痕迹向我袭来，我满脑子都是那位面容姣好的女子，甩着水袖，迈着碎步，身着盛装，带着满腹的惆怅。”

当何唯娜追逐的那个想像中的形象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全文一步一步弹奏到高潮的旋律突然打住了：“歌声和京胡声都戛然而止，我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绿色武警服的中年男子，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很难相信这些美妙的声音是从他嘴巴里发出来的。我和他都呆住了，包括他停留在空中的半个兰花指。他嘴角抽动了两下，但最终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那个停留在空中的半个兰花指，那个最终没能发出任何声音的嘴是那样打动了。留下一一种难以言说的空白。这样的短小的篇什涵盖的容量是很大的。何唯娜在这一篇短文里显示了她的极为不凡的文字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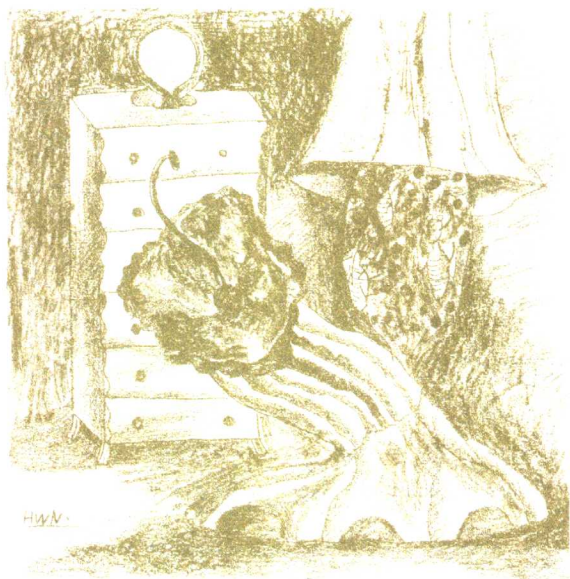
何唯娜的感觉和她的特有的语言的方式，使她的文和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的风格。也因其与男性艺术家有了其差距，这样反使我们感觉到何唯娜的画与文有一种别样的清新，也使我们感觉到她的作品浸透一种生命的芬芳，色彩纷呈的画面和文字都有了一种别样的魅力。

感性的何仙姑

邹建平

何唯娜是老版“中国地图”四川省重庆市人，这个做我妻子的女人我直呼叫老婆，我俩之间有默契，老婆老婆即好老好老的“婆”。她喜欢我粗鲁的直呼。

“女妖”很欧化，甚至带点邪恶，何唯娜有个中国式的“女妖”名称——何仙姑，为此她还刻了一枚“何仙姑”的闲章盖在画上，我以为后面这个好听，毕竟是八仙过海中的角色。



女妖自然是漂亮艳影。老婆能赢得他人称誉，做老公的感到高兴，美丽无罪！其实，做女人有女妖般的娇俏妩媚，美丽的女人画美丽的女人，聪慧的女人能写生命的圣经。如此，是男人的福分。

何唯娜的写作

作为女画家何唯娜来说，北京“第三届中国艺术博览会”是阴差阳错的转变，作品没有卖掉，反被一个男人“拐骗”到长沙。

1996年，乍到长沙的何唯娜与我在马王堆后院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她喜欢做一些稀奇荒诞的梦，诡异敏感的轨迹抒吟着个人心象的自由，她无法逃逸，我希望她记录下这些心象。

开篇她写《浴室》和《画室·卧室》，那种直白的手法吓了我一跳。我想改她的文章，却总感到无从下手。

那个时候何顿用很多长沙方言写了《我们像葵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也有很大的诱惑，何唯娜学会了几句买菜时拿来杀价的长沙话，于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何顿的直率袒露和少功的智慧调侃，对长沙油然产生一种真情实感。恰巧女作家叶梦在编一本《女画家散文》，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女画家去写文字，无疑这是一剂“春药”，老婆搜肠刮肚去找过去的追忆来完成叶老师的作业。

何唯娜的思考有十分强的感性特征，她慵慵懒懒在述说，思想犹如炸碎的玻璃花瓶，满地晶亮，合不成形。她营造一个“迷宫之恋”，统治迷宫的是无序、是缺席、有象无形、有筌无鱼。

我原来是老婆的第一读者，但到后期，她有了自己的主见，将写好的文章通过伊妹儿满世界发出去，我干脆退居第



背靠千手观音，“何仙姑”亮亮身姿。

二线，再也不去指手画脚了。

何唯娜的绘画

《浴室》的绘画和文字是连体儿，我曾说浴室是何唯娜思想的产床。

何唯娜从北京初到长沙时想放弃水墨画去画油画和丙烯画，水墨画去表现当代生活确实太孱弱了，它的萎缩使从业人员锐减，但是它在材料上、色彩上、语言上变革的潜机很大。

女性对自我的认识离不开对身体的认知，所以观照身体成为当代女性文化的热点之一。何唯娜将女人脱掉丝丝缕缕，若有若无地表达女性身体在浴室中的隐秘。神秘的妖媚，女人与女人间的共谋与叛弃，自觉和自我的表露，旗帜鲜明的女性符号，确定她艺术的立场，让女性华丽的肌肤之亲多了一层现实的包容，并让单调的水墨画悄悄地打破时尚的沉寂。

《桑拿房》、《大浴室》、《大红床》等作品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性的。女人与女人关注生命中女人身心共同成熟的经历；大浴室直白的展示和炫耀的色彩，让女性身体以自我焚毁的方式去抗争，让生命化作幻影，却永生不死。许多男性读画后评述何唯娜：是女巫般的诡状殊影，是地界的鬼魅梦幻。实际何唯娜是很阳光的，她学不会天界和地界之间永远无穷无止的思辨，她注重生命的快乐和真实。

相处久了，她在绘事上的随机性灵动性让你无法适从，一杆笔拿在手中，另一只手已抱着小狗或提起喷壶对着植物一顿喷洒，扔在案头上的作品自然活泼松动，而动物植物也在她手里鲜活起来。

生活中的何唯娜

在“马王堆后院”我们度过了物质清贫而思想丰满的1500个日日夜夜，新秀、玉蓉、黑宝……都是马王堆后院的见证者。

在“马王堆后院”我俩精心编导着艺术和生活的剧目。我俩先后用“长沙马王堆后院的笔墨报告”在济南、广州、厦门、南京、深圳、曼谷作过展览，以至在南京做展览时，一个纯真的女孩忍不住问：娜子姐，你怎么姓“马”，“王堆”这个名字好别扭啊！

在清贫的日子里，我俩同理发师、烟摊小贩、菜农、屠夫等职业卑微的人群生活在一起，何唯娜用心地打着二元钱一局的小麻将，或骑一辆破旧的“飞鸽”自行车到火车站，再从火车站挤公交汽车走遍长沙的东西南北。

一次和我闹别扭，她蹲在洗手间的马桶盖上，一气喝了八瓶“白沙”啤酒，剥了一地的西瓜籽，然后倒头呼呼大睡。清晨，我被洗手间一地的“瓢虫”吓出一身冷汗，细看，原来是

瓜壳。

何唯娜对生命的热爱和悉心呵护，在《黑宝在哭泣》一文中淋漓尽致地表露无遗，那一段日子她渴望做一个母亲，黑宝自然成了她的狗崽，黑宝生狗崽后，何唯娜分享着做“外婆”的喜悦，我的朋友来了，她竟然唆使黑宝喊“叔叔”或“阿姨”，我在边上着急，朋友成了“狗叔叔”或“狗阿姨”。

何唯娜的豪爽在圈内是共识的，不拘小节的大侠风范使她在上四川美术学院时得了个“何大侠”称号；做老婆和做“狗外婆”也丝丝入微，她以职业的敏感为丈夫挑选得体的衣服；用母性的温情为黑宝接产四个乌黑的小狗崽。在《海燕》象征性的写作中，流露出一女性对锅碗瓢盆和琐细碎事的自然要求，而《疯狂花匠》是一个女人对植物的生殖和绚丽色彩的迷恋。

也许是巧合，在《女妖日记》出版前，何唯娜当妈妈了。

生育告别了女人梦呓似的私语，母性之光彩普照日常生活，生育之河开启了女人另一种叙述方式，让女人分享女人切齿的痛楚和幸福，也让男人开悟……

一只船驶过美丽的塞壬岛，《女妖日记》蓬松的叙述，犹如塞壬女仙完全知道在特洛伊的原野，她的迷人的歌咏将使双方的英雄备尝生活的艰辛。

以斯为祝福。

2003年11月29日于长沙高桥